

李季可 松窗百說

李邦獻 省心雜言

周去非 嶺外代答

吳 箕 常談

員興宗 采石戰勝錄

蹇 駒 采石瓜洲斃亮記

佚 名 采石斃亮記

佚 名 楊王江上錄

呂祖謙 卧游錄

全宋筆記

第六編 三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六編

三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六編. 三/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47-7690-8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48335 號

全宋筆記		第六編 三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製版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印刷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版次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本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	640×960 1/16 21印張		
定價	216千字		
	42.00元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0&ZD104）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〇八五工程項目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

執行主編 戴建國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

執行主編 戴建國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錄

松窗百說

李季可撰

一

省心雜言

李邦獻撰

四七

嶺外代答

周去非撰

八三

常談

吳箕撰

二二五

采石戰勝錄

員興宗撰

二五五

采石瓜洲斃亮記

蹇駒撰

二六五

采石斃亮記

佚名撰

二八三

煬王江上錄

佚名撰

二九三

卧游錄

呂祖謙撰

三〇三

◎ 李季可撰

松窗百說

趙維國
整理

點校說明

《松窗百說》一卷，李季可撰。李季可，永嘉人，生平不詳。李季可與王十朋同鄉且相識。王十朋於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進士及第，李季可嘗攜《松窗百說》相訪。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由尹大任刊刻其書，但未見史籍著錄，《四庫全書》也未採錄，清代鮑廷博於嘉慶八年收入《知不足齋叢書》。

《松窗百說》是一部史評類筆記，作者評判歷史人物、辨析歷史事件頗有獨到之處，如「史誤」條寇準父曾登第，與《宋史》不同；李若愚三代，與《五代史》有差互，即根據所得小錄。且稱「小錄無緣傳也，傳者史而已，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并舉親身經歷為例。但其使用的多為正統觀點，正如王十朋跋云：「辨文王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雋不疑詭辭以抗衆……士自負力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因此，對於柳宗元的《河間傳》、《三戒》加以抨擊。這次整理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為底本，參校《宛委別藏》本、《筆記小說大觀》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原有少量校記，予以保留。

校勘記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爲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取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污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邪！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羞之，然曲不在餘而在耳。方其被圍於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攬印麾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徼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耶？耳小人明矣。微時稱賢，是能謹細行而善爲大盜歟！其賓客、厮

役、俊豪，亦可恥矣。

蕭曹

蕭、曹爲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己。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裝。由此觀之，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微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己有小嫌，則憎嫉之，未嘗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清靜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嘗怪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遇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汨沒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戶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爲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之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污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

甚似一陽狂挾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陛戟宣室殿下，抑董偃之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爾，記錄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退之鑒前代人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拒蒯瞶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鞫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子已死，知其必僞，乃爲詭辭以抗衆議耳！然知其僞，不必引經，誠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不爲，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公羊》既不足法，而史盛稱贊其高識，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爲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逖、劉琨

桓溫自喜似劉越石，其慕義可知。然琨嘗以書推美石勒，勒以爲非腐儒所知，而謝絕之。至勒修祖逖先墓，而劉書求通，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溫、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爲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興，不至桀、紂而亡者，可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梁之

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則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獲福，謂之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傑非歟？所謂興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興矣。若所謂興於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以人爲士者，此非孟子所謂興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興，當世之不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爲姦雄，值龍興爲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葵丘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略無寅奉天子、尊獎王室之意。自夷、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仲達輩無所忌憚矣。桓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屢薄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孰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萬金良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於未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包垢藏患，終釀七國之變，則非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終無難者，得其理也。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如鼂錯者，曷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爲治，反是而爲亂，世莫不知。而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以爲君子，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己者親。故